



荒年渡岸

◎ 一冰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年渡岸/一冰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104-1094-9

I. ①荒… II. ①一…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6536号

荒年渡岸

作 者: 一冰

责任编辑: 郭琳媛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杨庄长鸣印刷装订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x1230 1/32

字数: 120千字 印张: 7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094-9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荒年渡岸

◎ 一冰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序

非非有 非非无

或许我们都有习惯，去仰视自己无法抵达的境地，认为是天堂，之后走着看到荆棘，于是一手摊开一个选择，之后遁入迷局。你说，因为找寻，你说，因为使自己更加完善，当成生活的聪明。一直不明白一件事，我们为什么一定追求要自己变聪明，聪明代表需要答案或者确定结果，或许这并不应该是人生本身所带属性里的姿态。

那不然呢？你会问。是应该口口声声的大智若愚，还是应该额头上标示出难得糊涂，当它可以成为答案，给一些人释义，也是好的，只是它已不能将我说服，在我困顿的时候，在我哭泣的时候，在我写字的时候，那么又该怎么办？

《荒年渡岸》的故事还没写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有了名字，它像个咒语一般一度被我叨念，成为暗示。这四个字是如何组接在一起的，当它





荒年渡岸

成为一个名字的时候暗含了什么，在它初成之时，并没有过多的思考，这么说或许显得它不够郑重，但我却觉得是极有缘分的，我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北方的黄昏，暗红色天空下着雪的废旧公园，绕湖行走，它便有了。不是命题作文，是它来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这样多好。

这就是我的创作，看似废话多的很，华丽又絮叨，逻辑不严密，结构不规整，但它需要这样呈现，我试过让它变得乖顺，看起来逻辑又学院同时又不失小资情调，但每个我写字的夜晚，都会屡屡被自己装蒜的姿态镭射到，终于我装不下去了，心想，从了它吧，不想阻拦它，顺了它去。文字舒服了，我便也舒服了，像一场极顺畅的排泄，一气呵成。

虽是一气呵成，但我还是被伤到。写《荒年渡岸》的整个夏天，我像是得了一场病，整日只穿白色的衣服，衬衣或者白裙子，见不得一丁点修饰的色彩，指甲修整得像清晨公园里的小灌木，长时间的止语，从来以皮肤好为傲却张了一脸疙瘩，不喜欢看人或者长时间用死鱼眼盯着别人看，不是可爱的样子。故事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故事里的鳞鳞，至今我想到她仍然会觉得战栗，但他们伤了我，只因为我日日与他们在一起。直至故事在初秋结束，我没有和他们告别，亦没有失落，却是看一个世界的人活了一遭后的解脱，我庆幸我逃跑了出来，从那个被我捏造出的泥巴星球，从那个全是病人的地方，从那个太真实的地方，之后我又可以道貌岸然的伪装活回本身的世界，也顿然明白了尽是真实便消耗过大，正如我一个朋友看了我的初稿所说的一句话，“看完感觉悲伤是件体力





活”，这是我喜欢的评价。

不想打什么“忧伤牌”，也不想打“感情牌”，为伤而伤，为爱而爱，由此矫情来的小情调我已不能适应。看过初稿的一个朋友说，这个故事伤害了她，却又说我其实写的根本不是爱情。不是爱情……这却让我又一次看清了这个故事，或许吧，它说的对，它不是爱情，只是一面镜子，等你来照，遇天使即天使，遇魔鬼即魔鬼。

出版的日子临近，距离它完成的日子已经过了不短的时间。这中间里我又常常翻它出来看，时而觉得心跳加速，时而看一眼就想关掉，而时至今日在时间里搁置过的它我却觉得有了别样的光华，好像幽蓝，好像透明，顿时间又一感，时间如若能够赋予一样东西信念感，它便有了更加厚实生命。

本不想在序里写些过于絮叨的语言，但必须要感谢一个人，我的编辑G姐，她是我坎坷的信念感的开拓者和坚持者，这本书诞生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G姐女儿的出生，这是件奇妙美好的事儿。

非非有，非非无，我悟出的确是，渡所带来的，并非空。

愿一切荒年里眼睛干涸的人们，都可以长出翅膀飞过泥泞，爬过时间的溃烂，振翅起飞。

梁一冰

2010.6.25





PART 1

如果从现在开始，我提前告诉了你，我是一个病人，彻头彻尾，病入膏肓。而且病得花枝招展，病得不加掩饰，病得我自己开始引以为豪，病得我觉得全世界都已经为我倾倒。那么我接下去在这厚厚一叠纸上堆砌下的牢骚，作为一个观众，一个看客，一个无聊的时候需要消遣的你，是否可以带着一颗宽容的、悲悯的、善解人意的心灵来理解我说的一切。

或者就从此处开始，你已经发觉了我的狡猾，认为我这么说完全是降低姿态，故做玄虚态的小伎俩来骗取同情，用以进行我的人类表演学的实践行为，用来哗众取宠，成全自己当众孤独、顾影自怜的美好小愿望，从而开始识破我、取笑我、鄙视我，那么，出于换位思考我也可以接受和理解。

呵。我算是什么东西，对于一个病人而言。这些字本就是些不起眼的东西，放到哪里都不足够显眼的，我总不能跪下来求着你看我的字，是吧？论资格，我更是无法要求你看我的字，是吧？就算你看了我的字，我也不能苛求你抱着认真的态度字字句句琢磨，而不





荒年渡岸

是把它当成你在上厕所便秘时或者空床期用以填补空白时候的无聊读物，是吧？那么我是真的很想说，随便你吧！

不就是又一次与这世界一样平凡事物的平凡错过，这是每分钟都在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就如漫长时光里我们走过的路径，选择过的左边的岔路，错过的右边的长满灌木的弥漫着神秘芳香的幽途。你选择走了你的阳关道，你丢我在那里，它却依然芳香，确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让我们换种选择吧，你来到我的灌木丛，你醉倒在我的芳香里，然后呢？然后你将看到关于一个女子的一切，她的澎湃，她的绝望，她的琳琅满目，她的那颗孤零零恨不得挖出来放在你手掌里的心。她就那么活生生的站在那里等你，只剩了她一个人，现在，她请求你的陪伴。

当然，你看不到我的脸孔的纹路，我亦触不到你眼眸的灰尘，所以这种陪伴空得很。它不能抓到手里戏耍把玩，又不能使人吃饱喝满遁入代谢。但对于我，它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你的倾听。你将使那女子开始觉得自己是一种花朵，类似芍药蔷薇小雏菊，它努力伸展每一片含满汁水的花瓣和叶片，美得给这个世界增光添彩。或者一种鸟类，展开翅膀飞向蓝天，偶尔飞下来停在你肩膀歇一会儿，和你一起构成了一首诗的画面。而这些美丽，都是因为你。怎么样？我想说的是，这于你于我，都将是一种创造。而创造本身则是最令人兴奋的事情。

而，关于你。

你更想听运用技巧精心编造的故事还是欠缺逻辑的讲述？

如果是前者，那么我真的是非常懒得，而且我周围大批量的从事这个活儿的人现在仍然在干。它在目前这个状况下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贴近你生活的，用以给你共鸣，一边夹叙一边夹议。说着你闷在胸口但却无法释放的语言，在某些抑郁的或者激烈的情形发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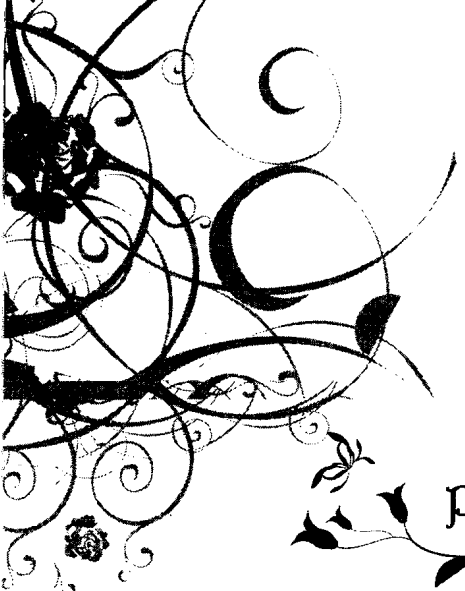
后，总结性的甩出一句，让你欣慰，让你鼓掌，让你做醍醐灌顶状。类似，生活就是……人生就是……爱情就是……男人就是……说着故事，下着定义，让你恍然大悟，让你明白，让你崇拜，让你对他树立信念，让你觉得他美好，让你继续关注他，让你，让你觉得值，用你的肯定构筑他的虚荣和威信。另一类在感受上则是相反，他一定带给你的是完全陌生化的世界，透着神秘诡谲的气息，那是你只能去观看不能触碰的另一个氛围，反正人无论再怎么进化，也无法突破生死的秘密，无法不信仰鬼神，无法压制自己天性里的猎奇，正因为这样，所以便需要制造介质猜测命运，供奉未知，永不停息，但结果仍是让你明白，让你崇拜，让你对他树立信念，让你觉得他美好，让你继续关注他，让你觉得值，最后用你的肯定构筑他的虚荣和威信。

总结完毕。

没错，我是这么讲了，但讲了也并不代表我认为这样有任何问题，我也并没觉得如果情况换成是我，我就能够拥有超越神祇力量的实力，做到让你更加醍醐灌顶，叹为观止，做到绝对的区别于万物规律的东西，做到凌驾。呵呵，病人又想要笑叹：这世界上哪有那么绝对的东西，就像看着你我曾经笃定的神态后换来的物是人非的结局，那多么像一个笑话。

然后再说后者，关于那种欠缺的讲述，那便是我现在以及接下来要做的事。所以作为观看者，你已经没得选择。但其实没得选择难道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吗，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因为被选择才搞得灰头土脸没了姿态。而此刻你只消呆着，只消看着，只消接受就可以，既然谁都是孤苦伶仃，既然你选择了陪伴我，那么就留下来和我相互揉搓折磨对方。其实你也无需那么紧张的，因为你要知道，写下这些字对我而言也并不是容易的事，它有它承载的使命，从我下了某个决定的那一天，而这一切，你也都会知道。





PART 2



关于这个决定，我是有一个纪念日的。现在并不急着说它，因为此刻我还沉浸于决定它的过程产生的快感里无法自拔，像在神灵面前无比虔诚地许下了一个愿望，因为知道实现的路途漫长而艰辛，所以便愿在这一刻多加沉溺。你是否会认为，我酝酿了一个可怕的坏主意或是一个恶作剧或者是一个，阴谋？嗯，怎么说呢，这该怎样定义？我只能对你说：听着，我没有在胡闹，没有在游戏人生，我在做一件认真的事，而我也正是懂得了事态的无常，所以要做，非常笃定。既是这世上无人能够真正容纳你的任性，而又不想勉强吞咽，那么便只能自我成全。这看起来多么有趣和激动人心。

好了别急，我说过了我不是不想去讲，只是现在不想。

接下去的一个夜里，我出现了一些生理上的反应。开始是心跳得非常快，发出金属般钝重的声响，之后突然感觉异常的饿，感觉身体像一个被彻底清空的容器，连角落都是。于是我下楼小跑到公交站，然后我跳上了71路，在某一个看起来顺眼的站下来找东西吃。我走进一家狭小黑暗的小饭馆，整个饭馆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吃了许多，辣的咸的甜的带酱的带汤的，结束之后已经深夜。走出饭馆后步履蹒跚并紧紧的收小腹，后来发现已经收不住了，就彻底懈了下来，松了口气，小肚子突兀地鼓了出来，我终于觉得轻松。吃饱以后，我

浑身开始发烫，四肢涨热，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了安抚躁热，我走进了路边的一个便利店，买了酸奶。

接着我又重新畅快了起来，我像个傻子一样的赞叹：夏天的风啊，多么的湿粘暧昧，上海的夜晚啊，多么的不眠不休，凌晨的空气啊，多么的扑朔迷离。我穿着拖鞋披散了一头的干燥没形状的乱发，一边走一边胡言乱语。我将酸奶喝出了啤酒的境界，我觉得我越喝越醉。我将手里喝完的空瓶随意乱丢，我就是讨厌上海这种大城市的文明，你想丢个什么东西，一抬眼就能发现有个垃圾筒在你旁边，任何时候都是，我就不服气了。我专门将空瓶丢在马路边，写字楼的台阶上。然后我坐在路边的很高的大理石台阶上拨电话，大声的说话，骂人，捧腹大笑，笑着笑着，就像没气儿了缺氧了一样，一抽一抽的，像个傻子似的。之后又发现我想唱歌，于是我开始扯着嗓子唱：你要愿意，我就永远爱你，你要不愿意，我就永远思念你，思念你，思念你！歌是自己编的，声音越来越大，嗓子马上就要扯破。有个老伯骑着个小破摩托车路过我，一步三回头的露出惊悚又担忧的神情，我说，大爷，让您担忧了，真是不好意思。我呆到夜深得只剩下我和鬼了才回去，我爬上床拍拍自己，宝贝睡觉，马上你就可以离开这里，到你想要到的地方去，你不再怕了，因为你已经疯了。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已经有点相信前面我所说的，我有病，是个神经病，或者精神病更合适一些。你在想，就算不是精神病，那么至少也有一定程度的妄想症或者偏执喜好。可那又怎么样了呢，你去问问你自己，又能好到哪去。你们难道都称得上是所谓的“健康人”吗？这样就光荣了吗？好笑。我见过的这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在我眼里貌似还没有一个不能称得上是病人的，只是部位，层次，类型和表现不同而已罢了，而他们自己要么不知道，要么不承认。而这个世界上又实在还没有大功告成到可以制造出针对所有病症的小药片小药丸小药



荒年渡岸

水，所以你们谁都一样，谁也不用去嫌弃谁了。

第二天早上我过度排泄，到后来水都大量排出体外，我虚脱，这样的感觉让我淋漓。

我对着镜子拍拍自己的脸又问了自己，鳞鳞，你到底要怎么样，到底？是否一定要照自己想要的那样去做？我说是的，非常肯定。这世界上没有普遍存在的真理，没有神的存在，没有你们嘴里念叨念的道德，别再锁着我，每个人都只有自己，就这样。

你可以说我着了魔，但我不认为这样有何不可。



PART 3

做好决定，只剩三件事需要做：

第一件，收行李，和我的房子说再见。行李并不多，思忖半天还是发现，仍然是没有什么可带的。你知道我从来是一个没有什么行李的人，然而直至今日也仍旧这样。

我随时准备和你赤脚奔走，只带上我的脚，只要你愿意。

这是六月出头的清晨，我和我住了十几年的房子说再见，程序非常简单，只需要——锁门，我没有什么需要交待的人，这是遗留问题，不供我选择的。钱，够花，且不仅仅是够花，我懒得说它，又不是我赚的，说也是没什么劲的事儿。然后还有什么可带的呢？全身上下除了写给你的这些信，就没什么了，这些是我的随从，它们带着我思念的重量，沉甸甸地给我安稳，我将它们放入背包。

第二件，走到那家叫“碧”的咖啡店，我要找的人不在，于是就将一个信封交给服务生让她转交店主小龙，那是类似辞职信的东西，里面告诉她我将离开，无法再在此演奏爵士钢琴。望她谅解，也会想念她。

然后，就只剩一件事没做了。

我终于走入了那个黑暗无光的所在，那是个老式的刺青店，门面简陋，老板是一个西藏男人，皮肤粗糙紫红，不爱说话却始终微笑。男人用手工一针一针地在我的脚踝上刺上一个奇怪的兽类形状，那是需要复杂工序的图案样本，所以时间漫长。我的脚踝在他的面前已经冰凉，店里局促潮湿，男人的头上细细密密地铺上了一层汗珠，他将青色的染料渗入我的身体，置换出我新鲜的粉红的血液，我心里有抑制不住的喜悦，我知道，我终于将你的名字刺上我的脚踝，我的恋人。它是你，我将一直带着你，你会和我一起走。天暗沉下去，男人拧开昏黄的小灯，而我也终于沉睡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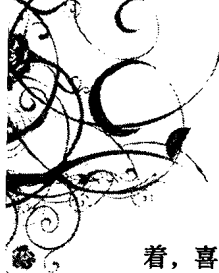
PART 4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瓜子脸，我知道，你喜欢我的白皮肤，我知道，你喜欢我的厚嘴唇，我知道，你喜欢我的细长腿。

我知道，你还喜欢我的很多。

你喜欢我的荒凉的额头，喜欢我乖顺的睫毛，喜欢我的指甲没有任何颜色，喜欢我穿白色，喜欢我光脚，喜欢我走路有铃铛的声音。

你喜欢我安静地坐着突然对你流泪，喜欢躺在床上读诗让你睡



荒年渡岸

着，喜欢我抱猫的样子，喜欢，我说花多漂亮草多漂亮世界多美好，喜欢我对你说我的的人生观多么欣欣向荣积极向上。

你说，是不是这样？或者你以为还有哪一些是我不知道的？

你喜欢我理所应当的一句话不讲为你洗干净所有的内裤还要喷上带有八角茴香味道的香水，你喜欢我不要把什么不如意都当成委屈絮叨着对你讲，你喜欢我别关注你手机短信及通话记录省得你再提前删除，你喜欢我在别人面前不要抽烟不要粗口不要咧开嘴巴笑，你喜欢我只在你耳朵边小声地叫。

你喜欢我多愁善感，但你要我懂事，理智，有分寸，知羞耻，对不对？

好了好了，你都不要装了。你，你，还有你们，都是这样想，我知道，全都知道。

而或许，这些喜欢，也仅仅是我自己所想。

瓜分我吧，占领我吧，抛弃我吧，如果你可以的话，我愿意与你私奔到远方！



PART 5

好了，我没有在朗诵诗歌，我只是在直抒胸臆。比起听我这样的胡说八道，你是不是更愿意和我讨论一下我有病的这个问题？好吧，那就交待一下。

关于我的健康状况是这样的，一周之前的数值是：血压，收缩压139，舒张压83，标准的正常值。脉搏一分钟122，稍微有一些心动过速，

但心动过速也没什么大事，但我想，这只是与我小时候长期喝咖啡遗留下来的毛病有关系而已。说到喝咖啡，在我小的时候因为这个犯过一次病。

我从八岁开始喝咖啡，在当时那个灰土年代。我母亲是具有小资产阶级小情调的富绰的少妇，在家里弄很多洋玩意，穿短裙烫大波浪画红嘴唇。那时她常在家里煮咖啡，将它倒入漂亮的咖啡杯，用小勺子来回搅动，我被她这种做派迷住了，于是她不在的时候我也常常这么干，然后我开始迷恋自己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咖啡杯的姿态了，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位贵族小姐，我感觉自己已经不是穿着寻常的衣服，裙子已经蓬成一个花朵，我的头发也盘起花式发，我被自己的姿态和想象迷住了，我陶醉了。但问题是，持续的时间太短了，每当我喝完那一小杯咖啡，就又被残酷的现实打回了原形，我不甘，于是持续不断地喝，维持我的良好感觉。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我喝了整整一大壶咖啡之后。这种问题出现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常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变得浑身燥热，肌肉开始有了轻微的抽搐。然后好像身上长草了，那种感觉让我坐站不是，哭笑不是，死活不是。我躺在床上，看到了位于床对面的我的钢琴，终于找到了我可以发泄的敌人，我把脚放到钢琴上踩，跺，砸，力度越来越大。再后来，我便更加失常，我喊，去你的拜尔，去你的哈农，去你的车尔尼，去你的巴赫。再也别让我看到你们！都发配边疆去吧。然后我拽灯绳，灯被我拉亮再拉灭再拉亮。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再能折腾的了，我便开始擦地板，我跪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擦，很用力。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觉得有些头昏目眩，我躺在地上，陷入了一种半睡不醒的状态。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母亲回来了，模糊当中我感觉她开始晃我，使劲地晃我。我被她晃得突然不知所措，哇的一下就吐了，她看我这样，抱起我便往医院跑，边跑边哭。我仍然

